

丑陋的 日本人

马驿等/编著

日本文化的明与暗

日本国民性的深刻揭示
日本民族文化的全面解读
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分光镜
日本社会面貌的万花筒



山东画报出版社

丑陋的日本人

日本文化的明与暗

◆ 马驿等 编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丑陋的日本人 / 马驿等编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5

ISBN 7 - 80713 - 324 - 4

I. 丑... II. 马... III. ①民族性—研究—日本②文化—研究—日本 IV. ①C955.313②G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3615 号

责任编辑: 刘传喜

封面设计: 億点印象

版式设计: 博爱天使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042 (传真) 8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规 格: 150 × 230 毫米 16 开

19 印张 63 幅图 3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5000

定 价: 2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目 录

I 丑陋的日本人

- 第一章 灵魂深处的蛮荒：日本人的精神**————— 3
- 第一节 没有典籍的信仰：神道 3
- 第二节 摇摆不定的彼岸：宗教 11
- 第三节 没有原则的效忠：意识 15
- 第二章 没有思想的芦苇：日本人的文化**————— 19
- 第一节 失去血脉的谱系：姓名 19
- 第二节 复杂暧昧的诤呀：语言 25
- 第三节 表象精致的空洞：文学 27
- 第四节 优雅颓废的精巧：艺术 31
- 第三章 光怪陆离的变奏：日本人的生活**————— 36
- 第一节 充满倒错的组合：婚姻 37
- 第二节 视觉高于味觉：食物 43
- 第三节 劳累感官的休息：休闲 50
- 第四章 貌合神离的拼图：日本人的社会**————— 56
- 第一节 歧视已久成自然：社会群体 56
- 第二节 误尽学童为“轻松”：教育体制 63
- 第三节 “内外有别”的喧闹：大众传媒 70
- 第四节 农民主演的活剧：日本政治 72

II 日本精神

第一章 日本民族 85

- 第一节 日本和美国 85
- 第二节 日本人的情感与理智 91

第二章 成长中的日本人 98

- 第一节 一切源于家庭 98
- 第二节 教育竞争 102
- 第三节 女人的地位 108
- 第四节 家居生活 111

第三章 社会动物 117

- 第一节 大众与阶级 117
- 第二节 自我控制 120
- 第三节 排外心理 123

第四章 工作与力量 128

- 第一节 信息社会 128
- 第二节 政府机构和官僚 133
- 第三节 工业成果 141
- 第四节 传统产业与机器人 147

第五章 展 望 154

III 武士道

- 一、作为道德体系的武士道 163
- 二、武士道的渊源 165
- 三、义 167
- 四、勇——敢做敢当、坚忍不拔的精神 168
- 五、仁——恻隐之心 170
- 六、礼 172
- 七、诚 175
- 八、名 誉 176

- 九、忠 义 178
- 十、武士的教育和训练 179
- 十一、克 己 180
- 十二、自杀及复仇的制度 182
- 十三、刀——武士之魂 185
- 十四、妇女的教育及其地位 186
- 十五、武士道的熏陶 189
- 十六、武士道还活着吗 191
- 十七、武士道的将来 194

IV 菊与刀

第一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199
第二章 各得其所 各安其分	209
第三章 明治维新	219
第四章 历史和他人的负恩者	225
第五章 回报万分之一的恩情	233
第六章 情义最难接受	243
第七章 维护名誉	251
第八章 人情世故	259
第九章 道德困境	267
第十章 自我修养	275
第十一章 子女教育	283

I 丑陋的日本人

第一章 灵魂深处的蛮荒：日本人的精神

第二章 没有思想的芦苇：日本人的文化

第三章 光怪陆离的变奏：日本人的生活

第四章 貌合神离的拼图：日本人的社会



第一章

灵魂深处的蛮荒：日本人的精神

因为日本民族是信神道的，而神道却不是一种具有超验精神的宗教，它没有超越于宇宙之外的上帝，能够不带偏颇地评判世间善恶，相反，却有一个现世的活神——天皇。一切是非曲直，在他们那里，都转化成了对天皇效忠与否的问题，除了忠与不忠，没有其他善恶观念。因此，当天皇这个活神号召他们从事疯狂行为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把侵略当做神的感召。当军国主义的失败到来的时候，他们就感到了一种世界末日的恐慌。因此，做出自杀之举也就不奇怪了。说到底，这是灵魂深处的蛮荒。

第一节 没有典籍的信仰：神道

神道教（通常简称“神道”）是日本的国教，自洪荒时代发源，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是日本国民固有的宗教信仰。神道在日本的各个宗教中影响最大，信徒最广。据日本文化厅的统计，日本12600余万人口中，有约12200万人信仰神道。

神道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体系不同，它没有系统的教义和经典，它既不是由一个开创者所缔造，也没有一个记载着教祖言行的中心教典。原始神道是日本国土上自生自发形成的民族信仰。实际上，原始神道接近于自然神信仰，很大程度上受地缘和血缘制约，历史上极少有传道布教活动。从这些特征上来看，原始神道实际上远远算不上成熟的宗教，而是处于文化人类学上所说



开创了明治维新的明治天皇睦仁

的“自然宗教”阶段。

明治维新时期，幕府统治被推翻，天皇走上了日本政治权力的中心，为了给天皇的统治抹上神圣色彩，明治天皇通过一系列“教化”活动，把神道确立为日本的国教。从此，这一原本是民间自然神信仰的原始“宗教”，成了日本人精神理念的中心内容。在为日本提供了民族精神凝聚力的同时，也曾被用于军国主义的扩张煽动，给东亚各国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自己带来了深重的历史灾难。二战后，神道也在日本

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构成了少数极右势力拒不反悔历史罪行的精神资源之一。

对于这样一个深深嵌入到日本文化和历史最深处，构成日本人灵魂最深处基础的事物，我们无法简单地评价其功过，只能把事实呈现给世人。

一、神道的起源

史前人类是生活在神话和幻想中的。这一时期，人们认为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具有生命、意志、灵性和神奇的力量。崇拜大自然是因为人们把自然看做是赋予人类以生命的双亲。生命因为有了天地万物才得以维系，山川草木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不可冒犯的神灵。在人类学上，把这一时期叫做自然崇拜时期。

日本历史上最早有人居住的时期，叫做绳纹时代，由于考古发现这一时期的陶器上带有绳纹而得名。绳纹时代原始蛮荒，人们的生存方式是狩猎、捕鱼和采集。这一时期人们的生存来源完全仰仗大自然，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能冀望于自然物产的增加，因此，人们就通过对自然实施巫术，祈望物产增加。这是一个盛行巫术的时代。

大约相当于中国西汉末年的时候，水稻栽培技术由中国江南传入日本。日本进入第一个文明时代——弥生文化时期。这一时期人

们逐步定居下来，过上了农耕生活。在农耕生活中，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越发敬畏自然，从自然的恩惠中深深感悟出一种超越人力的不可测知的神意。定居的农耕生活使人们世代代住在同一块土地上，因此祖宗崇拜也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于是神道在这一时期走出巫术，开始向宗教方向发展。

日本的原始神话认为，日本列岛是由一对夫妻神——伊邪那岐命和伊邪那美命所生。伊邪那岐命是繁衍诸神的男神，象征着天，是天父神；伊邪那美命是伊邪那岐命的妻子，是繁衍诸神的女神，象征着地，是地母神。他们不仅生出了日本列岛，还生出了日、月、风、海、树等诸神。其中，他们的长女是太阳神，叫做天照大神，被认为是天皇的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别的民族

的原始神话中，太阳神一般都是男神，月亮神则是女神。而日本却是一个特例，其神话中太阳神和月亮神的性别和别的民族是相反的。

二、神道的发展

神道产生之初，实际是一种相当原始的自然宗教。神道成为成熟宗教的第一个推动力，是来自中国的佛教。

公元645年，日本历史发生了重大的改革运动——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后，日本在政治、文化方面都采取积极模仿中国的政策，盛行于唐朝的佛教传入日本，并有风靡之势。这时的诸神，竟纷纷



神道传说中生育了日本列岛的夫妻神——伊邪那美命(女)和伊邪那岐命(男)

沦为佛的附庸，成了低佛一等的护法神。公元8~9世纪，一个带有浓烈佛教韵味的神道——两部神道诞生了。两部神道把神道和佛教的教义相结合，认为世界万物的基本要素是由金刚界（智、志、心）和胎藏界（理、色、地、水、火、风、空）这“两部”组成，形成了“佛主神从”的宇宙观。

当日本历史进入镰仓幕府时期，建立起一套经济上封建领主庄园经济为主，政治上武士阶层统治的体制时，神道里也出现了反对“佛主神从”的声音。以天照大神的主神宫——伊势神宫（位于今日本三重县伊势市）为中心，提出了以神道为主体，儒、道、佛为从属的神道理论，这就是“伊势神道”。

到了江户时代的元禄年间（1688~1704），是日本历史上一个相对太平的时期，日本文化里也掀起了一场“国学”运动。所谓国学即通过对日本古典文献的实证性、变换角度的发掘研究，来达到思想复古的目的。由于复古主义的兴起，在神道里便激荡起一股来势汹汹的复古浪潮。其目的是要清除融入神道中的儒学和佛教等外来文化要素，再现日本古神道那种纯粹原生质，即所谓复古神道。

复古神道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在日本的八百万神之中，以天照大神为核心，作为天照大神子孙的天皇，是世间芸芸众生的核心，神道存在于天照大神和天皇之中，世人必须对之顶礼膜拜。这种主张鼓吹了尊皇主义，宣扬了日本中心主义，幻想建立以神道为统治思想的世界秩序，客观上成为后世侵略扩张的思想源头。

三、神道的国教化

起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正是因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才从一个世界体系最边缘的蕞尔小邦，一跃而为资本主义列强之一。由于在推翻幕府统治的过程中，复古神道所宣扬的“天皇中心论”抬头，所以在政权归于天皇之后，神道被异常政治化了。

为了消除幕府的政治影响，整合日本民族，天皇惟一可假借的力量便是全日本一致的意识形态——神道。天皇颁布了诏令，施行“祭政一致”，即政教合一。同时复兴了日本古代的神祇官制度，恢复古代的神祇祭祀仪式，并且把天皇亲自祭拜天神地祇作为基本国策固定下来。

在复古神道潮流下，明治政府极力宣扬国粹，全国掀起一场“唐

风一洗”歪风，废除了端午、七夕、重阳等带有明显中国风俗色彩的传统节日，而增加了一些带有神道色彩的法定节日，如纪元节（2月11日）、神尝祭（10月17日）、天长节（天皇生日）等等。这些节日中除了新年宴会外，其余都是参拜皇祖皇宗和天地神祇的祭祀日。

为了保持神道思想的“纯净”，明治政府还搞了旨在剔除神道中佛教思想因素的“神佛分离”运动。僧侣们纷纷被从神社中驱逐出来，不少僧侣还俗，佛教寺院也遭到极大破坏。

经过这些准备，神道国教化的氛围成熟了。明治四年（1871）5月4日，明治政府向全国神社发布政令，宣布神社是国家的宗祠，非一人一家所私有，对全国神社进行了一元化改编，正式形成所谓“国家神道”。神道至此被正式国教化了。

国家神道具有至高权威，从国家神道中派生出来的教派神道，以及佛教和基督教，被宣布为国家神道的附庸。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被作为所有神社的本宗，地位至高无上。

在国家神道体制下，神道失去了作为精神信仰的本性，完全沦为天皇神权统治的工具，为军国主义的膨胀奠定了思想基础。出于政治目的，明治政府在日本，甚至海外，新建了大量神社。其中包括1869年建造的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主神殿



靖国神社门前的守护神

靖国神社最初是用来祭祀倒幕运动“戊辰战争”（1868）中，为天皇而阵亡的3588名将士而建，初名“东京招魂社”。创建伊始，天皇便赐予一万石稻谷的

领地作为祭祀费用。其数额之巨，体制之宏，仅次于伊势神宫。明治十二年（1879）正式更名靖国神社，专门祭祀对“皇国”有功的阵亡者。目前靖国神社内的“神”们，主要是嘉永六年（1853）之后历次日本内乱、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海战中死于“圣战”的鬼魂，共约有246万人之众！二战中的特等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一些战争狂人也被供奉在这里。靖国神社利用了日本人的灵魂观，认为通过祭祀和祈祷，死人的魂魄便会从远方漂回故土。以神社来宣传效忠天皇的封建观念，把为天皇战死者奉为“护国神”，从而荒诞地把天皇绝对主义和军国主义理论推向正当化。

二战后，军国主义的侵略者遭到可耻的失



往日的将军被供奉在神位上

败，作为军国主义阴魂和侵略意识根源的国家神道被美国占领军废除。神道被宣布为普通宗教，不再享有特殊地位。裕仁天皇也发出了《凡人宣言》，宣布自己是人不是神，而不得不走下神坛。

虽然神道的神圣假面被剥除了，但是神道作为日本人的深层精神却无法消除，至今仍然对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乃至日常生活发挥着无孔不入的影响。

四、神道对日本人生活的影响

神道对日本人生活的影响，不可谓不深。从降生到走向坟墓，甚至身后，神道的影响和束缚无时不在。只要婴儿呱呱坠地，神道就已经把他看做神的庇佑对象。男孩出生后第32天、女孩出生后第33天，便要由母亲或者祖母按照神道的规矩，把婴儿抱到神社或者神宫，举行“初拜神宫”仪式，祈求神灵护佑孩子茁壮成长。

神道的“七五三节”，也是日本民间的重要风俗。日本风习认为，孩子3岁、5岁、7岁、13岁、15岁、17岁是吉祥年龄，尤其女孩3岁、7岁，男孩3岁、5岁是最可爱的时候。在吉祥年龄期间，要举行三种仪式，即“蓄发”、“穿裙”、“解带”。“蓄发”意思是男女孩童3岁起开始留长发，并且头上要套上白发，祝愿长命百岁；“穿裙”是5岁男孩开始穿日式裙子；“解带”是7岁女童要解去腰间的旧腰带，正式扎上和服腰带。这就是传统的“七五三节”习俗。

依照“七五三”节的风俗，每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7岁、5岁、3岁的男女孩童便要跟随父母去神社举行仪式。传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恰值天象上二十八宿中的鬼宿当值，是最高的吉日，这一天举行仪式，孩子可以得到最多的福泽。

日本的婚礼习俗也充满了神道色彩。日本流行一种“神前结婚”风俗。这种风俗本来古已有之，但直到1900年，当时的皇太子（后来的大正天皇）结婚采取“神前结婚”仪式后，这种礼俗才开始风行全日本。最初这种婚礼要求把伊势神宫的分灵接到东京日比谷大神宫（今东京大神宫）祭祀，才能举行“神前结婚”仪式。后来只要设立祭坛迎接神灵，任何婚礼场所都可以举行“神前结婚”。现在日本约有70%的婚礼采用“神前结婚”。

神前结婚的程序是，先在祭坛上供奉神酒与神饌，新郎要虔诚地接受神官“修发”，而后夫妻向神敬礼，同饮神酒，奏誓词（新郎朗读誓词，新娘只要奏上自己的名字即可），献玉串，两拜两拍手，

再拜。接下来全体宾客举杯，共饮神酒，向新人致以祝福。

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眷族灵”信仰。供奉眷族灵的神社称为稻荷神社。传说眷族灵是稻荷神社中的狐狸或蛇，威力灵验，而且会时时参与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对眷族灵不够尊敬，那么整个家族都会因此遭殃。而如果对眷族灵小心敬畏，则会深得庇佑，有求必应。由于日本人普遍深信这一虚无飘渺的“神灵”，所以日本各地都有稻荷神社。就连东京银座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稻荷神社也要占有一席之地。

“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一句中国老话，如今中国科学修明，人们已经普遍不再“疑神疑鬼”，“神明”也就退避三舍了。但是这话用来形容日本人，至今恐怕仍然适用。由于各式各样类似“眷族灵”这样的“神明”太多，随时都有可能照顾不周，生恐怠慢了哪位而招致大祸，所以日本人几乎人人佩戴护身符。日本人相信护身符是“随身携带的神”，护身符在身边，就是神灵在冥冥之中保佑。日本的护身符类型数不胜数，有挂在汽车中的交通安全护身符，供在家里的安泰护身符等等。而且人们往往还在就寝之前，把随身携带的护身符挂在卧室高处，虔诚祈祷一番之后才放心睡去。

日本的人类学家石田一良在《日本文化》一书中评论神道的性质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神道的特性之一就是频繁地改变容貌，犹如一个不断“变换服装的偶人”。对于神道外观多变的历史来说，这一评价不可谓不中肯。

原始神道本来是偏居太平洋一隅的蛮荒岛民的自然崇拜，带有许多“怪力乱神”的原始性质，缺乏成熟宗教的庄严。是传自中国的佛教的到来，使日本第一次有了一批超越氏族、地域的神，迫使神道分化重组，迈上了第一个宗教化的台阶。经历了“佛主神从”之后，禅宗开始在日本流行，神道随即换上了“三教一致”（儒、佛、神道）的时装。日本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江户时代，中国儒学与日本藩幕体制气味相投，孔孟便在日本大行其道，也成了当时神道的新装。

后来经过了“国学运动”的复古主义洗礼，神道变得狰狞而张狂，终于国教化，成了军国主义的帮凶。二战之后，神权政治显得不合时宜了，神道也随即解衣，披上了欧美式民主自由的外套。

如果一个宗教，或者一个意识形态被作为国教，作为这个国家

或者民族的精神象征，那它显然必须承担传承这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使命。否则，民族的精神将何所依附？而这种宗教，这种意识形态，终究也必须有一个核心的内在精神，才能保证民族传统的稳定延续。与西方的基督教、中国的儒家传统相比，日本的神道有一个先天的不足：没有经典。没有经典的宗教，注定是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内在价值体系的，这就是何以神道如此形象多变，像个玩偶的原因。这样的“信仰”，终究也只能是无所附丽的“空心”信仰。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必定在本质上是生活在精神的蛮荒之中的。

第二节 摇摆不定的彼岸：宗教

社会学上认为，宗教与国家的分离，是社会从“前现代”进入到“现代”的最重要步骤之一。宗教涉及的是人们的精神领域，是指向彼岸的，是反功利的；而政治涉及的是世俗事务，是指向现世的，是协调利益纠纷的。只有两种取向相反的权威截然分开，各行其是，“现代化”才是有可能生长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权是政教合一的，那显然，这个政府的力量相对于社会就过于庞大了，除了政府的力量恶性膨胀之外，其他任何民间的力量都难以生长。“现代化”的种子无法在这样的条件下自发地萌芽。如果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是受到了外来力量冲击，被迫地现代化，那么，政教合一的体制一定会使这个“现代化”了的社会变成一个怪胎。

一般来说，即使在前现代社会，宗教也会因其对彼岸的追求精神，成为一种不同于世俗政权的力量，可以对政治权力具有一定的制衡作用。而参与到政治中的宗教，则会由于对世俗利益的介入，使宗教组织变得世俗化，使宗教精神本身受到玷污。所以，对世俗事务的介入，一贯都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样成熟宗教的主流派别一致摒弃的倾向。这也是何以三大宗教的魅力经久不衰的原因。

然而，在日本这样一个带有原始气息的神道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里，真正具有超脱意识的宗教精神无法不受到浸染，在彼岸和世俗之间摇摆不定，从而变得畸形起来。

除了神道之外，日本还有从海外传入的多种宗教。不过对日本